

似水流年

东极·足球·青春

»»»»»»»» 东海小鱼

东极诸岛,地理上的正式名称是“中街山列岛”,是东极镇所辖所有岛屿的总称。上世纪八十年代,岛上“七所八站”(指县市区及上级部门在乡村的派出机构,只是概指)齐全,还有中学和小学。改革开放初期,普陀区各单位招年轻人充实基层,可东极条件艰苦,文娱贫瘠,没几个青年愿意去。于是政策出台:工作满三至五年可调回沈家门。正是这条政策,带来了一批年轻人,也带来了东极足球迷的故事。

岛上没有足球场,踢不了正式比赛,球迷们只能在篮球场上颠颠球,过过脚瘾。每逢央视转播足球赛,便是大喜日子。大家自带啤酒、饮料,爆米花、饼干、瓜子、乡巴佬堆了一桌,围在电视机前,一边看一边评。赛况紧张时,满屋屏息,连呼吸都放轻了;看到精妙配合,又拍着大腿叫好;轮到国足“臭脚”,气得跺脚捶桌。进球那一瞬,所有人齐刷刷跳起来,双臂挥舞,吼声几乎掀翻屋顶——“进了!太棒了!”那一刻,每个人眼里都闪着光,纯粹的快乐,干干净净。

这些往事大多淡了,唯独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刻在骨头里。

那时候岛上没网络,电视靠沈家门青龙山发射塔传模拟信号,只能收中央一套、浙江台等三五个频道。信号极不稳,海面水汽一重,雪花点子就密密麻麻落下来,声音也断断续续。我们常得扛着梯子爬上屋顶,一寸一寸地转天线方向,底下的人冲上面喊:“往左!再往左一点!好了好了,别动!”可一阵风来,画面又花了,便再爬上去调。最要命的是电。东极没接入大陆电网,全靠发电厂柴油机组限时供电,早上8点到夜里12点半。可世界杯关键场次多在凌晨两点,时差使然,这就意味着,岛上根本看不了直播。

球迷们不甘心,四处打探消息。皇天不负有心人,世界杯开赛前终于得到信息,东极油库为二十四小时供应渔民柴油,电厂停电后,油库自备小发电机会继续运转,周边家属楼能有照明电。油库负责人王兄得知我们的困境,二话没说,腾出自家一楼客厅当作看球场地。我们几个球迷激动得几乎要抱头痛哭。

开赛前一天,从某单位借来岛上屏幕最大的二十四吋金星彩电——那种显像管老电视,尺寸不大,净重近百斤,笨得像头小牛。我们几个用麻绳捆结实了,两个人前面拽,两个人后面托,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一步一步挪到两里外的王兄家。到了又爬上屋顶,把天线调到最优角度。那天傍晚,夕阳把庙子湖的海面染成橘红,我们坐在屋顶上,看着远处渔船归港,心里满满当当的,觉得世界就在眼前了。

接下来一个月,每到凌晨两点,球迷们便从四面八方摸黑赶过来。王兄家客厅没有那么多凳子,近一半人站着看完全场。为了不影响邻居休息,大家约定轻声低语,进球也只攥紧拳头闷声低吼。可有些瞬间实在忍不住——阿根廷对巴西的八分之一决赛,马拉多纳中场拿球,左突右晃,连过三名巴西球员,被铲倒前倒地送出一脚穿裆直塞,卡尼吉亚心领神会,单刀破门。后世称之为“世纪助攻”这一幕,让满屋人同时倒抽一口冷气,接着爆发出压不住的赞叹声。声响惊醒了熟睡的王嫂,她披着衣服下楼查看,迷迷糊糊见一屋子人,直摇头:“葛是素类,葛是素类。”可当她得知我们已经这样熬了半个月,每天凌晨准时到场,风雨无阻,她愣住了,半晌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煮了整整一大锅热腾腾的面条。那碗面,至今想起仍觉滚烫。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岛上居民不许装卫星电视接收锅,看不了中央二台转播。但庙子湖有部队营地,各连队装了卫星锅,图像清晰,频道也多。每逢周末有直播,我们就跟连队球迷联系,合办“军民联欢晚会”。上半场是正儿八经的联欢,唱歌、朗诵、讲笑话;下半场才是重头戏——关了灯,拉上窗帘,大伙安安静静看球。那屏幕又大又清楚,简直像过年。

1991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中国国奥对朝鲜,一场生死战。时间在9月初,晚上9点多开球。球迷们早早聚齐,紧张地盯着屏幕。一个角球开出,范志毅高高跃起,头球狠狠砸进朝鲜队大门。“进了!赢了!”刹那间,所有人都疯了,吼声排山倒海,划破了海岛静谧的夜空。周边居民吓得噤里啪啦推开窗户,探出头来看出了什么大事,发现又是我们这群“捣蛋鬼”,骂声顿时此起彼伏。第二天,我工作单位的区局领导上岛检查,居民围上来告状。领导了解了来龙去脉,把我叫去善意批评了一通,但随后拨了一笔专款,买了乒乓球台和球拍,充实职工的文体生活。那台乒乓球桌后来成了岛上难得的娱乐去处。

后来,球迷们工作期满,陆续调离东极。我也被调到六横岛,和大家联系渐渐少了。偶尔重逢,聊的仍是足球。可国足那些年经历了太多“黑色三分钟”“黑色九分钟”,还有“打平就出线”却总翻船的魔咒,把大家的热情一点点磨没了。看球次数少了,讨论也淡了。

如今,当年的狂热老球迷们,大多提不起兴致看国足了。可每逢有比赛消息,第二天睁开眼,总还是下意识地摸过手机,指尖刷开页面,去寻找那个比分。输也好,赢也好,看一眼,才踏实。

人在旅途

激情难抑杨家岭

»»»»»»»» 徐国南

4月12日早上8时许,一辆辆旅游车满载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缓缓驶入延安杨家岭大门外广场。下车后,大家自觉而有序地在广场一侧窑洞旁排队静候。

四月中旬,陕北的早晨,春风中裹挟着寒气,可大家心里都暖乎乎的。游客们大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对党有着深厚感情。何况这里是他们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大家远道而来,身临其境,其兴奋与激动之情不言而喻。

队伍在不断延长,前不见首,后不见尾。大家静等着参观时间的到来,无人喧哗,静得似乎能听到大家“怦怦”的心跳声。这时,不知哪一位激情难抑,哼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犹如一根擦燃的火柴扔进了干柴堆,“轰”地燃烧起来,很多人开始跟着放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简洁有力的歌词和铿锵有力的旋律如充满活力的鸟儿飞向天空,划破了杨家岭早晨的宁静,表达了大家对共产党的由衷赞美和深厚情感。这不仅是对历史的重温,更让人们在音符的海洋中,感受到那个时代我党坚韧不拔、顽强奋斗精神与拯救中国、一心为民的崇高情怀。

大家满怀崇敬之情跟着参观队伍,来到了中共七大会址的中央大礼堂。这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礼堂门

上方,“中央大礼堂”五个大字金光熠熠。墙体砖块裸露,未经粉饰。可就是在这礼堂,1945年4月下旬至6月初,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提出党的政治路线,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家拿起相机、手机纷纷拍摄时,人群中又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的歌声,于是歌声又如海潮般涌起:“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随着高亢的歌声,大家缓缓走进大礼堂。大礼堂左右各悬挂着十二面鲜红的党旗,与洁白的墙面相辉映。主席台上横幅: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横幅上书: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主席台两旁各挂着幅巨大条幅。看着那鲜红的党旗、鲜红的横幅和条幅,我思潮澎湃:亲爱的党啊!您在磨难中成长,在挫折中奋进,在斗争中壮大。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了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国革命曙光在前,胜利在望。

我们进去时,一群游客正在主席台下排队拍照。他们要将这里的一切收纳在镜头里或植入记忆深处,视为珍藏。

离开杨家岭时,我内心仍难以平静,阅尽风景无数,游延安杨家岭的情景将成为我最激动美好且深刻的记忆。

诗情画意

一条船

»»»»»»»» 姚崎锋 文/摄影



注视它流线型的模样
像仰望星空一样仰望它
周身散布了它的强大气场

多么具有范式的一个巨型手作啊
多少现代机械的通力合作
多少内部设备和零件的配合
更有多少人的精致打磨
才能成就一条船如今的品格

你若以纯情的目光深入它的肌理
这钢铁的硬汉
藏着宽大的胸怀
铮铮铁骨有着多少的似水柔情
把所有的征海岁月收拢
抚慰了闯海人无边无际的寂寥
看一眼,才踏实。

一群勇敢的水手
与惊涛骇浪为伍
护送着满舱的物资
在蓝色星球上犁开一条条航道

致敬一条船
致敬与它息息相关的人
比如,一群修船人
在大海边,与它的命运紧密相联

青春从来不是坦途
每一步都有号角
嘹亮的汽笛是它的语言
出发前总要扯开嗓门喊上几声
对着海平线亮出自己的身份